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六十七  
至七十



13  
849  
122



門 4 3  
冊 849  
卷 12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象壹黃國

將帥部 二十八

機畧第七

唐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

甫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

吐蕃聞之震懾乘夜而遁初吐蕃旣立廣武王承宏

將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蕃及是聞鼓聲謂有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七

變乃狼狽奔潰

段秀實代宗大曆初爲邠寧節度馬璘都虞候璘旣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二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困人心搖動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籌旣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藁場明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九十餘人

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

張光晟爲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迴紇之歸國者初迴紇前後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迴紇几千餘人納馬于唐而徵其懸估畱京師或十數年資產極厚嘗爲暴橫有司不能禁止大曆十一年迴紇襲振武使攻東陞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殺掠以還十四年復脩舊好使其帥突董統還其國貨貨甚殷及振武畱數月厚求給養日食肉千斤他費

稱是光晟苦之

一云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新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

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使以長錐刺之則皆引致京師婦人也會可汗頓莫賀新

立盡殺九姓胡人皆恐懼不敢還多道亡突董部之  
益峻羣胡迫急乃密獻計於光晟請盡殺廻紇之種  
若以兵臨則胡人拱手不敢相抗光晟喜諾焉乃表  
獻策曰廻紇本人非多比助其彊者羣胡耳今聞其  
國方亂頓莫賀新立未得衆移地健有孽子及宰相  
梅錄各將數千人方相圖未服且兵非利不往人非  
財不聚虜無財利一亂不可定夫撫弱攻昧取亂侮  
亡者聖人之道陛下不以此時乘之而復歸其人奉  
其弊此真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請盡殺之光  
晟乃使將較過其門陽不爲禮突董果怒執而鞭之

光晟乃勒兵圍擁廻紇并羣胡皆殺之收駝馬數千  
緡錦十餘萬獨畱二胡爲證且告曰廻紇扶辱大將  
乃謀陷振武胡有密言者故先事誅之帝徵光晟還  
以彭合芳代焉且使中官王嘉祥與廻紇使聿達午  
偕往致其意

朱滔爲幽州畱後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  
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征之大破  
惟岳於東鹿滔命偏帥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  
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  
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

謀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嗣曹王臯爲江南西道節度觀察建中初李希烈反  
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斬  
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  
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直去蔡山三  
百里賊亦隨之乃令徒兵悉登舟廻舟順流東下不  
一日乃拔蔡山柵賊亦還兵救柵間一日方至又大  
破之因進攻蘄遂拔之降其將李良復至黃州斬首  
千餘級軍益振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建中三年加魏博招討使討田  
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水悅遣將王光  
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  
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鎖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  
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糧少悅深壁不戰欲老燧  
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等夾洹水而  
軍李抱真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  
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  
軍爲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  
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  
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

日挑戰悅不敢出鎮州兵自以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悅燧又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彼所恃者淄青軍爾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角潛師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卽止為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淄青鎮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

步以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引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悅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軍勝諸軍還關合擊又入破迫切洹水悅軍走橋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噉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悅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

伊慎為蘄州刺史充江南西道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獻次於蘄口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

來寇斬黃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慎列樹  
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臥鼓於中柵少誠至分兵而  
圍之軍伍未定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  
少誠脫身以免斬級不可勝數江路遂通

渾城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爲行在都虞候朱泚至  
乃出軍戰于城東王師不利賊遂乘勝奔突將入官  
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  
數乘賊乃令虞候高固等推車塞門焚之以禦乘火  
力闕賊衆遂退然重圍已合大脩攻具以僧法堅爲  
匠師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下以拒輪爲脚推之使前

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  
傍構木爲廬覆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  
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賊與防  
城使侯仲莊搗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  
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卽令焚火次一日復下柴  
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  
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  
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誠厲之以饑弱之  
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  
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

焰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  
馬勛爲梁州裨將興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欲移  
幸梁洋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遣兵五千至盩厔  
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背叛輸款李懷光朝廷  
憂之會勛至帝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  
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帝喜  
曰幾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而遣之勛旣得  
震符及壯士五人偕行旣入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  
叛以數百騎迂助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  
曰天寒且休軍士軍士皆退勛乃令人多焚草以誘

之軍士皆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  
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  
用誠之子居後引刃斫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  
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  
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卽馳就其營軍士  
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一  
朝棄之後人謀反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  
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讐伏於是縛用誠送洋州  
震杖殺之拔其貳使總其衆勛以藥自封其來復命  
愆約半日帝頗憂之及勛至甚悅



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在梁洋晟  
令判官張彧攝京兆尹權知府事權署官吏四十餘  
人徵歛芻粟數日山積號令軍士以收復宮闕爲志  
自鑿駕南幸河中李懷光脅奪諸軍士馬頗衆朱泚  
兵亦未衰晟以孤軍中立財力未集恐爲二盜所併  
乃卑詞厚意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之實內輯兵  
賦以濟其志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  
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晟致書懷光冀其感寤懷光  
得書雖慙懼然克復之性終不能悛晟懼爲所併乃  
密疏請徙軍東渭橋帝不許懷光爲亂益急時鄜坊

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與懷光聯營晟  
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營乃令軍曰奉命徙屯渭橋  
乃爲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逐建徽惠元而  
劫其兵建徽走免惠元死於好時晟軍東渭橋太陳  
兵告以收復之事衆皆奮躍會將吏數輩自賊逃來  
言朱泚分離可滅之狀軍士增氣先是賊將姚令言  
及僞中丞崔宣咸使人來覘發軍之期悉爲候騎所  
得及是晟陳師引覘者示之謂曰爾報諸賊勉力自  
固無不攻於賊也各飲之酒給錢而遣之仍遺宣書  
令其善守乃移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等尅期齊進

初晟將收復會諸將議其方畧皆欲先收外城既有府縣坊市以助軍威然後北清宮闕賊旣失衆心必搖動乘其危變不勞而克晟獨曰先收外城則街衢隘狹人家駢比賊必設伏與王師格戰如此則兵有勝負賊退守宮城又須攻擊賊利則薄吾軍不利則害及百姓吾未見其利且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當須先抵苑牆衝其巢穴賊旣敗散吾則鼓行驅除彼救死不暇安能爲患於宮闕如此賊擒而百姓免於驚擾矣議者皆伏晟後爲鳳翔節度使貞元二年九月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泌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

人入汧陽城戒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其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泌如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庭玉力戰死之辛亥吐蕃二萬餘寇鳳翔城下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

劉玄佐德宗貞元中爲汧州節度善用智計每李納遣使至玄佐必厚重贈之餽以美女恣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嘗先爲之備故納深憚之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冬討淮西愬圍蔡

州吳房縣斬首千餘級賊衆遂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初高霞寓袁滋相次貶逐乃以愬爲唐鄧節度愬至唐州或以其下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也又以其覆敗之餘人皆懼戰乃給其下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使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歸散其優樂未嘗舉宴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辱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

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州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士三千以益之會賊將吳秀琳以文成柵三千人請降愬獨出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都將秀琳感恩因吐誠言於愬曰若欲破賊須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驍將有膽計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其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衆騎搏之必獲矣誠如愬計擒祐而還官軍嘗苦祐皆請速殺之愬不聽又解其縛而客禮之初李愬之入蔡州

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縣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  
鵝鴨池憑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梁氏叔琮唐末爲晉州節度使初太祖屯軍於岐下  
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而攻臨汾叔琮  
嚴設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  
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於道周蕃寇見之不疑二人  
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虜而來晉軍大驚且  
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兵數萬赴  
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  
則賊又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

晉軍游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後爲保大軍  
節度使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  
不病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畱數馬及  
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  
皆服其謀也

劉鄩唐末爲淄州刺史淄青行軍司馬襲取兗州鄩  
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兗城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  
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青帥王  
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啣枚而入一夕而定末  
帝特爲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朝廷分相魏爲

兩鎮遣鄆率大軍屯南樂尋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鄆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鄆乃潛師繇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將數日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鄆卽整衆旋王重師唐末爲潁州刺史從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糧芻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

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  
密王友倫唐末爲右武衛將軍太祖征兗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八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  
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勢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卽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  
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

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饗之羣虜就席伏甲起檣舍利入城羣虜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敢犯塞後唐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天祐七年從莊宗南伐胡柳之役周德威軍不利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五六萬登土山衆形於懼色莊宗欲收軍據營詰旦夾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數舍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反旆晡後進擊破賊必矣我若收軍據寨賊入濮州俟彼整緝復來殆難與敵帝曰微兄言幾敗吾事乃與軍較主王建及爲犄角

大破賊軍俘斬萬級由是我軍復振

王建及爲衛軍都較天祐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汴將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進奔至其壘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道齊攻又以蒙衝戰艦斷其津渡莊宗陣於北岸津路不通守將氏延賞告矢石將盡莊宗積錢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船者於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禁呪兵刃悉命試之卒無成效城中危

急所爭罅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形於憂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帥傾巢昧死與茲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持斧破鎧鼓柁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牛革縣板如睥睨之制我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蒙衝間斬其竹纜破賊懸楯以稍刺之因於上流取甕數百以木夾口竹竿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於其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煙鼓譟賊斷繼而下沉溺者

大牛我軍驟是得渡帝曰周瑜得黃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周德威爲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栢鄉鎮州王鎔告難莊宗遣德威赴之德威率騎兵致師於栢鄉設伏於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於高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陳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陳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較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決戰縱

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內侵戰陣外逼士  
心旣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  
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  
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  
勢稍却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  
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  
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十年  
冬汴軍劉鄩乘虛寇太原時德威在幽州徑以五百  
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  
候汴軍初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陟

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及於背繫而遣之旣  
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宋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抵  
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  
知也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  
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詰旦  
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  
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旣深入賊疆  
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  
人之嘗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  
憤之軍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



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不從德威遂戰沒符存審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光於幽州梁太祖因此北伐至于棗彊存審以騎軍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公儻以五十萬來義軍少我作何禦待行實曰誠如是走入上門爲上策存審曰賊軍未至難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楊師厚攻棗彊賀德倫寇脩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史建瑭

曰吾王方事北而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脩縣危急我等坐觀其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下脩城必西寇深冀不預爲方畧則滋蔓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建瑭分麾下五百騎爲五軍一軍之衝水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劫日諸軍所至皆獲賊芻蕘者數百聚而殺之內緩繫一人令其逸去或教其去者云可以報朱公禡爾戰地礪爾戈矛晉王大軍至矣

諸軍逸去者皆教以是言賊聞大駭李都督史建瑋各領百餘騎爲賊旗幟服色與芻糧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皆言我兵大至朱溫大駭遂命夜遁趨於貝郡僭人持鈕擾白挺追擊汴軍收其輜車鎧仗不可勝計朱溫先氣痼發動因是愈甚留貝州旬日不能乘肩輿疾作暴怒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彥柔皆斬於軍門以其亡師僭縣故也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尹浩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王留務時友謙貌順友

貞請同州節友貞怒其侵已不時與之遂絕友貞請磨節於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浩帥兵寇同州塹其城友謙力不能救請師于我帝遣蕃漢馬步總軍李存審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大集於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蒲人事晉心異貌恭假有乞師寧無猜審至於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李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

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間宜壓賊壘賊出千騎結陣而追之遽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芻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浹旬人皆思戰李存審欲徐圖勝負不時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爲賊有人心尚懷兩端事一差跌則吾屬無類且蒲人羸懦不可驅以爭鋒惟悉我師又衆寡不敵持久則資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搥謀令人鬚白公方畧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與兵與人解鬪儻無成績則失屬亡師今日良圖無踰急戰存審曰子

所料度非不至此但同州南距渭河又數十里連接華州若逼動賊軍夾河結壘持久不戰以逸待勞俟我饋運不克蒲人離貳事生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弱按兵俟其鬪志觀其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鬪鷄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誠示所向遲明進軍距於賊壘賊罄壘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軍旣接蒲人小退賊呼曰真王走矣爲賊所躡嗣昭以精騎抗之大軍繼逼賊遂奔潰追斬

二千級值夜劉鄩以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所料者懼劉鄩據渭結營持久待我今精兵亡敗退走無門戰窮搏人勿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然後追奔因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河棄鎧投仗相蹈藉所收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浩單騎獲免

李存賢權典沁州天祐九年正月汴人將襲州城伏於城下存賢意其奸變遲明命守陴者皆鼓譟如攻戰之勢賊謂我掩襲伏兵大駭因四面攻吾門分兵禦捍至午賊退

閻寶爲天平軍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從明宗援幽州敗契丹指陳方畧多中事機十五年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卽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卽引騎大譟奮稍登山大敗汴人

郭崇韜同光末爲招討使伐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帥無匱乏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於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康延孝爲保義軍節度使四川行營先鋒使延孝既收綿州蜀主王衍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卽迎降不暇如俟脩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拆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旣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欵旬日間兩川平定

晉范延光初仕後唐爲宣徽使明宗幸夷門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則賊城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星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戟門盡殲其黨明宗嘉之

漢趙暉乾祐初除鳳陽節度使屬王景崇盜據岐山期不受代朝廷卽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拔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册府元龜 機畧七 卷之三十一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二十九

攻取

夫用師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摧堅壘而克敵成奇功而定霸者也蓋夫梯衝之備鉤援之設竭機械之智冒矢石之難先登以勵勇氣長圍以縱兵力皆所以振威武而寧禍亂焉三代而下本兵柄者或奉亂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一

致討誓衆以進蓋以乘墉傳堞以恣其攻擊樹梯鳴  
角以奮其勢固乃麾城有振槁之易畧地成益國之  
美茂功舉集威名震赫圖鍾石而兼著誓河山而不  
朽者曷嘗不繇是哉

楚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

鬬廉楚大夫

鄧養甥聃甥帥師

救鄧三逐巴師不克

二男甥鄧大夫

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

之中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

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

鄧

師大敗鄧人宵潰

邾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氣

翟祖各氣稜氣商象

也商曰氣

歸寢不寐

欲伐翟祖也

邾叔虎朝公語之

語以寢不寐

寐

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祖君若伐之

可尅也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祖邾叔虎

將乘城

外乘

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

政職也役戎役邾叔

虎曰旣無老謀又無壯士何以事君

壯士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

功被羽先升遂尅之

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旄

公子嬰齊字子重爲楚令尹魯成公九年十一月帥

師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屯申楚入渠丘

明日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

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月十日

楚遂入鄆



莒無備故也

荀瑩晉大夫將中軍士句佐中軍荀偃將上軍魯襄

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粗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荀偃士

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嘗事晉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

荀瑩曰城小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

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瑩曰水

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忽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日久請班師

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瑩投之以機出於其間出偃句之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徇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

改之原亂命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

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謂偃句將言耳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言當取以謝不告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句帥

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

荀吳晉大夫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下曲陽縣有鼓亭甚

急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使敵殺叛人增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滅鼓而返不戮

一人

高發齊大夫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亡其夫已

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田紡纊連所紡以度

子守先施將帥部卷之三十三

城而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之子占子占使師

夜縋而登縋繩登城登者六十人懸絕師鼓譟城上之人

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出齊師入紀

秦白起為將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為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

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

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振齊國何為攻翟不能下

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謔曰大冠如箕長劍

拄頤攻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

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簣立則杖錘為士卒唱日恐

宗廟亡失故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

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橫帶馳乎淄澠之間有

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

援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趙襄子晉大夫簡子子也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

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

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

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

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

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漢周勃以中涓從沛公下胡陵方與音房攻豐復攻

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畧定

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粟取之攻齧桑先登下斬

坡攻都關定陶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多謂又攻東

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南攻南

陽守齧破武關攻秦軍於藍田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擊泗水監豐下破

之泗水郡名監謂監嘗從沛公軍濮陽攻城先登斬

首二十三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後攻圍都尉陳

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又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

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杠音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

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從攻長社轅轅

絕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犍攻宛城先登攻

武關至霸上從入漢中還從攻雍棧城先登擊章平

軍好時攻城先登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

咸陽柳中即灌廢丘最以水灌從攻項羽屠蕢棗攻

鄒魯瑕丘薛

彭越為魏相國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

外黃七十城

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從  
攻緱氏絕河津從下宛穰定十七州別將攻旬關

旬水上受梁相國印從擊項羽攻胡陵

夏侯嬰為太僕奉嘗從攻胡陵降賜爵五大夫東攻  
濟陽下戶牖從攻南陽

灌嬰為中謁者攻下外黃西收軍於滎陽韓信已定  
齊地使嬰別將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

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又攻苦譙二縣名追項籍至東

城斬籍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  
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五十二縣

斬歙以中涓從沛公攻濟陽別南擊章平軍定隴西

六縣

後漢鄧禹從光武自薊至信都王郎起兵使禹發奔  
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櫟陽禹為前將軍持

節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

箕關在今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

蓋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夏督駙馬都尉馬武等  
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

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  
擊大破之

岑彭為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八年彭與蓋延耿弇圍隗囂於西城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特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援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與漢軍退

吳漢為大司馬從征董憲憲與龐萌走保胸漢進圍

胸城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音榆贛榆縣名今海

州東海縣也瑯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會漢下胸城

祭遵為征虜將軍建武中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祭遵

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耿弇為大將軍時張步據齊地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之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後弇軍臨淄西安之間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蓋將兵守西安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勢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取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蓋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令軍皆蓐食

會明咸請攻西安弁曰吾揚言欲攻西安令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吾得臨淄卽西安空必復亡矣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士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臨淄更彊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耳弁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亡

朱雋爲鎮賊中郎將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雋不許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

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尤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下曲陽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賊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繇是守城不敢出時謂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卓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彊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實完疆土

袁紹為冀州牧時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  
 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獻帝建安三  
 年紹大攻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  
 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闕靖諫曰今將軍將  
 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  
 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  
 之而出後無鍾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  
 相攻逼瓚眾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  
 山賊率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  
 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

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

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

遑啓處烏丸婦人瀋水陵高瀋水丑六切喻急也汝當碎首於

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

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隰曰隰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魏氏春秋候者得書紹與陳琳易其詞如期舉火瓚

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

城自計必不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紹兵趣登臺斬之闕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

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死同其難豈  
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二子譚尚  
魏陳泰爲征西將軍時蜀將姜維率衆侵魏拒麴山  
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韶等守之屬羗胡質任等  
寇逼諸郡泰禦之謂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  
須運糧羗夷患維勞苦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  
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  
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  
戰不許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  
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

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  
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  
等孤懸遂皆降

吳董襲爲偏將軍太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  
口以楫闔大纜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  
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  
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纜蒙  
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進斬之

呂蒙爲偏將軍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  
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



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能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大帝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

計策

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固

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進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務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大帝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外城都督督攻

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程普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進攻南郡走

曹仁

又云周泰與瑜程普攻曹仁於南郡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以郡內附武帝遣巴西馬融為交阯太守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穆代融與將軍毛炁等自蜀出交阯眾遣璜等距穆初霍弋之遺穆毛炁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不至吾受其罪穆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穆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隣國不亦可乎穆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同爲威遠將軍討陳聲聲保董城同率諸軍圍之  
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乃斷其水道城  
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前燕慕容恪爲侍中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  
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兵法十圍五攻段龕恩結賊黨  
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其促攻不過數  
旬雖能尅之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  
返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又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  
晉事覺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前以廣固  
無險易守難攻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

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  
其爲備未易卒圖今圖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  
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  
而趣一時之利吾嚴濬圍壘休養士卒兵不血刃坐  
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

宋劉劭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爲豫州  
假節督南豫數郡太宗遣劭於西討劭於是乃豎長  
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壘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  
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若頽落旣傷將士  
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劭用草茅苞

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箭射之草木乃焚後土積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焚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繫之以石車悉破壞後乃降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旣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城水通舟艦旣至魏初分

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齋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兵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王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又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又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

軍魏兵來鑿堤敵親與爭之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敵起關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敵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合肥平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明臨淮王元或率衆二萬來距元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安西將軍元柳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兩

城相距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

宮直閣賜爵關中侯

鄧元起天監初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聞元起將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邑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卒死者千餘人師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畱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捨郫逕

圍州城柵其三面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積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京城開郛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

王僧辨爲鎮衛將軍時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世祖命僧辨南討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障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辨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

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益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宜春侯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

陳陳文季爲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並下大柱爲伐柵水中明徹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吳明徹爲征北大將軍北伐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

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  
 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堰肥水以灌坡城  
 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  
 軍皮景和率衆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  
 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  
 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  
 其不敢出戰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  
 一鼓而克生擒王會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  
 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駒駮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  
 黃法氈音俱爲使持節散騎嘗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

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大興北伐都督吳明徹出  
 秦郡以法氈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  
 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氈遣左衛軍樊毅分兵於大  
 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挽車及  
 步艦暨柏以攻歷陽歷陽窘急就乞降法氈緩之則又  
 拒守法氈親率士卒攻城施柏加其樓櫓時又大雨  
 城壞克之盡誅皮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欵法氈止軍  
 不令侵掠躬親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  
 侍中

後魏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督平東將軍長孫陵

等討青州白曜攻歷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乃進討東陽入其西郭克之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五十萬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始末三年築

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搥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淳于誕以孝明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州刺史蕭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戍益州刺史郗胤令魏子建拒之且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

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焚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運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熾爲元帥先走獲免

源子雍爲中軍將軍孝明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府相州刺史安樂王鑿據鄴反勅子雍與都督李神毗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鑿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

繼進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鑿平之

安頡爲將軍宋朱循之城滑臺頡攻圍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圍旣久母嘗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克滑臺囚循之

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將圍襄陽攻梁卜筮戊克之擒其戍主尹道元俄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衆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梁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鄴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



册府元龜

攻取

卷之三十一

勝攻之多所克捷河北盪為丘墟矣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將帥部 三十

攻取第二

北齊堯雄仕東魏為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  
以是育寶為豫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  
頓雄率眾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  
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三千人皆傳送京師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十一

一

清河王岳初仕東魏爲太尉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水灌城陷之  
斛律光文宣天保三年爲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戎招引亡叛屬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獲生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

至後王武平中爲并州刺史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平廣畧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  
此列平爲開府天保中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段韶爲左丞相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

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  
 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  
 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  
 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  
 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討韶亦請行  
 五月到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  
 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士卒從北襲之又  
 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  
 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  
 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

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  
 破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乃從  
 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  
 城勢乃縱兵急攻之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  
 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  
 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  
 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  
 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  
 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韶疾甚先軍還以功  
 別封樂陵郡公

斛律光舉為大都督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

張亮為幽州刺史時侯景叛除征西大將軍涼州刺

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潁陽七城皆

下之

源懷為持節廣州諸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

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

莫多婁貸文為汾陝大都督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

汾二州克之

斛律平為濟州刺史侯景渡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

州刺史散顯雋左衛將軍庫狄伏連于畧定壽陽宿

豫三十餘城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後周楊標初仕魏孝武時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

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

獨孤信為太子太傅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受

代文帝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據城固守信夜

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達明

克之擒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李遷哲為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涼金三

州賊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狗地遷哲先至巴州入

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徽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克之斬獲九百餘人

齊王憲建義五年從武帝伐齊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

侯莫陳穎從滕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

隋于仲文爲大將軍高祖初爲丞相尉迥之亂遣仲文發兵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

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

楊素爲上開府成安縣公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史祥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高祖聞而大悅下詔褒之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大舉伐陳以爲先鋒率五萬人宵濟襲取采石進攻姑熟半日而拔

杜彥雲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伐陳軍至南陵賊屯  
據江岸彥雲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  
六百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從仲方仁壽末以代州總管被徵入朝會漢王諒餘  
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喉攻之中流矢卒乃令  
仲文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

陳稜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與朝議大夫張鎮周發  
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今  
爲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  
鎮周爲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遂北至其柵渴刺兜背

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  
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  
子島搥虜男女數千而歸

唐張士貴隋大業末高祖起義爲右光祿大夫拒屈  
突通於桃林使東畧地下同軌已東城堡攻克熊州  
遂鎮之太宗以大軍圍王世充士貴率兵攻景華宮  
城拔之

李大亮爲安撫大使攻王世充樊城鎮克之斬其將  
周大安下其城柵十四所并取沮華二州  
許紹爲硤州刺史攻蕭銑荆門鎮克之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攻王世充之梁郡克之  
田世康爲黔州刺史攻蕭銑五州四海鎮皆克之  
劉世讓爲行軍總管攻竇建德黃州刺史克之  
周法明爲黃州總管攻蕭銑安州克之獲其僞總管  
馬貴遷

李仲文爲行軍總管鎮并州劉武周頻遣兵入境仲  
文擊輒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副柴紹爲梁師都諸將見賊險  
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  
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

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  
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賊嬰城自固君集諭之不下  
其夜有星墜其城內詰朝攻之及午而克遣中郎將  
辛獠兒率勁騎爲先鋒夜趨其都城君集以大軍繼  
進頓兵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  
天子者先王也旣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  
有愆闕所冀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過宜束手  
軍門智盛猶不出於是率諸城降者填其隍塹發拋  
車以攻之飛石雨下國人大懼智盛計無所出於是

遣其將麴士義中郎趙曉居守親與綰曹麴德俊出城自謁請改事大國君集諭令早降智盛詞色甚慢薛萬均忿然作色曰城當擊取小兒何足與言因麾兵而進戰士爭奮智盛大懼伏而言曰唯公之命於是開門降款

李勣爲特進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九年授東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遼攻蓋牟城督軍疾戰砲車齊奮石下如雨梯衝遞進晝夜不輟拔蓋牟城獲戶口二萬餘人倉糧十萬餘石又率騎攻遼東城城中有鑠甲銛才有高麗云前燕時於天落下以保祐其城

者高麗大城皆立朱蒙廟蓋其先祖聞兵將至粉飾美女進朱蒙爲婦日搗牛以祭之夷巫鼓舞云朱蒙大悅城必克全聞我軍中有拋車飛三百斤石一里之外者甚懼之於是城上積木編板以戰數加繩網於其上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其樓閣無不傾倒晝夜不息者旬有三日焉克遼東城以爲遼州又師次白巖城白巖城因山臨水壘石爲之四面險絕其可攻之處纔六十步勣又以衝車撞之所向摧潰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勣又攻市安城甚急城中每見太宗幡旗必乘城鼓譟太



宗甚怒勅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內聞之人皆  
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  
高麗亦裨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番次攻之日六  
七合拋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壞處卽立木柵  
道宗以樹條包壤爲土托積土以爲山其中開五道  
加木板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造山六旬用  
工五十萬山頂去其城數丈而俯臨城中道宗遣果  
毅傅伏愛領隊屯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侈以  
排其城城壞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自頽城  
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人積火排以自固太宗

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蘇定方爲平壤道大總管高宗顯慶五年拔百濟之  
真都城初定方率衆自城西濟海趨真都去城二十  
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  
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  
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  
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專擅爲王假  
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段城而下百  
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上登城立幟於是泰開  
門頓顙請命龍朔元年定方爲右驍衛大將軍會思

結關侯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  
蔥嶺三國復叛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  
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  
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  
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  
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  
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  
信安郡王禕玄宗開元中爲朔方節度使時石堡城  
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勅禕與河西隴右計議取之  
禕到軍搃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

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  
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懼  
艱險必其衆寡不敵吾則以死斷之苟利國家此身  
何足可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  
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據  
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悅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  
是河隴諸軍遊弈柘地千餘里哥舒翰爲隴右節度  
時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不拔天寶八載玄宗以  
朔方河東羣牧之衆十萬詔翰都統攻石堡城數日  
不克召其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秀巖請五日克

之如期而拔

曲環陝州人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

崔旰以漢州刺史統西川兵出西山討吐蕃旰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乃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西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皆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時嚴武爲劔南節度聞之大悅裝七寶輿迎旰入城都以誘士衆賞賚過厚

旰後改各寧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城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兩川之要關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犄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在鹿頭之東使裨將高霞寓親鼓鹿頭拔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蜀旣平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文宗太和二年八月從諫引漳河水灌賊界深其兩州

梁朱珍自唐僖宗光啓初太祖置爲諸軍都指揮使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攻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步並昇遂乘其墉滑州平牛存節初爲滑州道後指揮使唐昭宗乾寧三年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衝破其西壘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遂陷其城

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強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公孫氏康懷英初爲軍較唐昭宗光化元年從氏叔琮伐襄陽以一軍攻下鄧州大復元年太祖率軍迎昭宗於鳳翔李茂貞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懷英領前鋒之衆先登一鼓而破之翌日太祖方至二年四月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

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交鬪戰酣發伏以擊之岐大軍敗鄜師李周葵屯軍於三原以爲茂貞聲援又命懷英討之周葵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天祐三年各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攻授陝州節度使及太祖受禪加簡較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伐潞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期於必取乃築壘環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爲晉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卽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

王彥章爲許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時晉帥陷鄆州中外大恐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佯裝以赴滑臺遂自揚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屋木編檝置步軍於其上與彥章軍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鬪流矢雨集或舟檝覆北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濠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軍

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

王檀為許州節度使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晉王入魏州分兵攻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倚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玉門開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開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劉鄩為鎮南軍節度使會蔣殷據徐州以叛朝廷以

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鄆帥牛勣節率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偽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眾赴援鄩逆擊破之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

後唐李嗣昭為蕃漢行營都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中汾州刺史李瑋據城為叛嗣昭將兵攻城三月而拔斬李瑋遂攻慈隰下之獲刺史唐禮小將張唐向弘于等又攻潞州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為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嗣昭小字扼八議路

此賊決與我鬪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  
 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  
 絕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遂取潞州  
 符存審遙領邢洛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  
 月將兵五千討張源德於貝州時城中賊衆三千每  
 夜分出剽掠州民苦之皆願塹其城以安耕作及存  
 審至賊保壁自固因以八縣丁壯塹而圍之九月賊  
 衆三千披甲出城我將苐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  
 四面陳兵皆殺之貝州平  
 董璋初仕梁爲剡較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

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狗繼韜之命據城以  
 自固梁末帝遣璋率師攻陷之即以璋爲澤州刺史  
 李承嗣爲維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  
 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  
 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簡  
 較司徒

李建及初從武皇爲遼州刺史與楊劉自寅至未汴  
 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湮塹率先登梯遂拔之  
 闞寶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時鎮州  
 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收趙州進渡滹水擒

賊黨張文順以獻又進逼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侵其郭

晉張廷蘊初任唐莊宗爲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偉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曠矣憇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二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

楊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范延光據鄴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圍又奏賊城

四面凍合壕水請添兵併力攻取尋分命使臣往諸道抽取齊赴魏州軍前光遠逼寇氏門置寨賊勢愈感

漢史弘肇爲都督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

趙暉爲鳳翔兵馬都部署以討王景崇高祖乾祐二年十二月暉上言前月十一日夜分命兵士燒賊城諸門鹿角戰具賊並不出關敵擇日攻城次三年正月十四日收復鳳翔景崇舉家自燔周景殷爲雒州刺史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收復焉



册府元龜 卷之三十一 攻取二

嶺關

曹英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總兵討慕容彥超於

州梯衝壘頗有力焉會太祖親征併兵攻陷其城

一說廣順二年兖州行營曹英言臣等部領大軍至

兖州營于西門外尋令馬軍都指揮使王全斌礮

使萬弩城四面相度攻圍城勢二月又言懸地圍城

第二重三月又言遊洞屋二步差任漢謀乞諸秦

舉使四月又言發火燒

毀賊城敵樓七十間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十一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

著稔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

若乃任以牙爪委以心膂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

安危所注社稷是衛固宜休戚之同體赴蹈而畢命

將帥部

焉三代之後居其任者或臨患不忘其國或殺身有益於君或累及而行明或難至而節見舍生以全義竭力以舒患遺風餘烈煥乎前聞古人所謂死而不朽久而不彌新者誠哉是言矣

秦蒙恬為內史將二十萬眾北逐戎狄胡亥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

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

一作內

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闕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

諫可寬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  
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  
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  
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  
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  
其終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漢紀信為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  
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  
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  
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

出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開行微行耳紀於是陳平

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纛天子以黃繒為蓋纛毛羽幢也在乘

為之於斗或在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

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

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公史不知其名故曰公羽見紀信問漢

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為御史大夫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

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生得苛羽謂苛為我將以

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為虜矣若汝也趣 讀曰促 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苛烹為煮而殺之

韓信為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

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

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必謂必身信之

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

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稱金石者

取其堅固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

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

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

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

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將數萬之眾解衣衣我推食食

我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餉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

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

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信不忍背

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

夏侯嬰從高祖擊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漢王不

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讀曰疲

當踐兩兒棄之嬰當收載行面雍樹馳踐音撥面背也雍抱持之

言取兩兒令面著已而抱持之高祖怒欲斬嬰者十

以馳故云而擁樹馳雍讀曰擁高祖怒欲斬嬰者十

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及高后德嬰之脫孝  
惠魯元下也也乃賜嬰北第第一 北第者近北之 曰  
近我以尊異之

霍去病武帝時為驃騎將軍帝嘗為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由此帝益重之

後漢劉稷為光武兄伯升部將稷歟陷陳潰圍勇冠  
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稷怒曰本起兵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  
心忌之

竇融行河北五郡大將軍事逢聞光武即位而心欲

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躡先稱建武年號

融等從受正朔躡背假其將軍印綬躡外順人望內

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

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至便相係屬

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

逐雌雄未決 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夾雌雄 當各據其土宇與隴

蜀合從 以利合為從以威勢相脅曰橫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 佗姓

趙真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逐王有尉越故曰尉佗也 融等於是召豪傑及

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 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

有劉累事孔甲為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秦後歸晉其處者為劉氏戰國時劉氏自

秦獲於魏魏大梁都於豐號豐公  
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 曆數延長今皇帝

姓號見於圖書  
謂河圖赤伏符曰 自前世博物道術

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

久矣  
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

涉三事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精於讖亦漢

家歷運中衰 故劉子駿改易名字與應其占  
劉歆以

當再受命也 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  
中元年初改名秀

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  
字穎叔與應符命

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  
暴露也 智者所共見也除

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維陽土地  
著見也

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

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

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

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嘗欲招之以通黨術亦發

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甚歡禮饗畢

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

蜀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

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

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

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

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猶蒯通曰與楚

即楚勝與漢則

漢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艱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

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

連衡合從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

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鄙效尉佗

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

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

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

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

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

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

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

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猶假

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

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

長無纖介底裏背露言無纖急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

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

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

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異之利

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

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黨

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

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乃與

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

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鮑永從更始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并州

朔方時亦督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

夫儲大伯持節徵求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

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

封上將軍列侯印綬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

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所在永離席叩頭

曰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

帝曰卿言大是而意不悅

吳漢為司馬性彊力每從帝征伐帝未安居漢嘗側

足而立

耿弇為大將軍為張步所攻光武聞之自往救之未

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閑營休士以須上來

弇曰乘輿已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

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來歙為中郎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楊武將軍馬武

八



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歛因  
伏悲哀不能仰視歛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  
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巨卿蓋延字也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歛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  
收淚強起受所誠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  
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為朝  
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以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  
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  
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奈遵為征虜將軍無子兄午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  
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  
奈彤為太僕將萬餘騎伐北匈奴坐逗撓下獄既出  
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恩厚奉使不稱  
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  
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  
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甚嗟嘆之  
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  
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  
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苟普恩德宇等復

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字等曰虜何敢迫脅漢  
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字止之曰此義  
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  
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  
事王忠持屍歸歛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維陽  
賜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

馬援爲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  
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當恐不得死國

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  
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

耿也援又謂平陵孟異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

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  
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爲烈士當如  
此矣

班超爲將兵長史在西域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  
因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  
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遂令邑詣  
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

冊一 忠一 卷之三十七  
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  
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  
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  
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皇甫嵩爲右車騎將軍平黃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  
漢陽閻忠說嵩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  
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  
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虛遣不與之  
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  
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當之論所不敢

聞忠知許不用因亡去

張楊爲河內太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  
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雒陽諸將不聽楊  
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  
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雒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  
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  
野王卽拜爲大司馬  
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時獻帝自都許之後權歸曹  
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偏乃密詔承  
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

出征承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害

魏龐德爲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嘗曰我愛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

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徐晃爲橫野將軍與蜀將關羽宿相愛羽攻曹仁於樊太祖遣晃與羽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郝昭爲將軍築陳倉城太和二年十二月蜀將諸葛亮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他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曰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

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

齊王時爲中領軍時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乞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鷄青頭鷄青頭鷄者鳴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諸葛誕爲鎮南將軍時母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又誕據有淮南之地司馬文王新秉政欲徵誕爲司空

乃遣賈充與誕相見談說時事因謂誕曰維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維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旣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維不復得用欲覲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維也覲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

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說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卽魏臣臣卽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孫禮爲冀州牧以定平原清河界爲曹爽所怒後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

卽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  
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權也  
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  
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規輔魏室上報明帝之  
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  
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  
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  
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關羽初事先主爲別部司馬行徐州太守事後爲曹

公所禽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誠無久留之意謂  
羽遂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遠以問羽羽歎曰吾極  
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  
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遠以羽  
言報曹公義之

傅彤爲將軍從先主征吳進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  
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  
死拜子儉爲左郎中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  
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姜維初爲奉義將軍先是馬謖敗於街亭諸葛亮拔

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  
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  
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張翼爲康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  
俗之歡心嘗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  
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  
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  
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一退之故而  
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真  
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霍弋爲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  
後主以備敵旣定不聽及成都守弋素服號哭大  
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  
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  
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  
何論遲速邪

羅憲爲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闓宇都督巴東爲領  
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畱守二  
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  
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



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

吳張昭爲輔吳將軍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太帝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帝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聖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

所不能也帝辭謝焉

徐盛爲中郎將太帝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爲吳王帝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維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呂蒙爲將從太帝征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捍衛

董襲遷偏將軍曹公出濡須襲從太帝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

册師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妄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遷其夜船敗襲死大帝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周瑜爲大將軍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勸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

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嬰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圖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賀齊爲將時大帝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大帝既入大船

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太帝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陸遜爲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呂 稿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太帝誅壹深以自責

張悌爲屯騎校尉晉伐吳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說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

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還可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士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此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軍行散盡相與坐待敵致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

晉毛炤爲將軍與吳軍戰殺吳前部督修則陶璜等  
後食盡爲吳人所獲以炤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  
求殺炤炤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炤詰之曰晉  
賊炤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吳人生割其腹允割其  
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  
皓汝父自死狗也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卽詔使炤  
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

周處爲御史中丞時氏人齊萬年反處隸夏候駿西  
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  
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

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旣而梁王彤爲征  
西大將軍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  
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恥  
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  
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言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  
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  
藜藿并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  
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  
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函門  
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

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張光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  
黨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病佐吏及百  
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  
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  
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山簡爲征南將軍鎮襄陽雒陽陷沒遷于夏口時樂  
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  
曰社稷傾覆不能救者有晉之罪非人也何作樂之有  
因流泣慷慨坐者咸愧焉

索綝爲安西將軍特懷帝蒙塵長安又陷南陽王模  
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  
州刺史賈遷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  
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  
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羗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  
卽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  
授璽之日封弋居伯又進前將軍尚書右僕射  
劉琨愍帝卽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  
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畧臣大愆錄臣小善猥  
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階之位伏

嘗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  
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  
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  
北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  
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  
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  
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  
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効要以致  
命寇塲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  
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追尋聖旨伏

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  
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醜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禮祀  
之嚮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  
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質彌光升區宇於旣  
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  
觀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  
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  
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殫戎  
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  
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

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切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  
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猶蒙擢拔遂  
授上將位超常伯征討之任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  
情戰悸懼于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相舉而成  
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  
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後石勒據襄  
國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  
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  
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執紼合二州同恤王室冠

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  
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  
虔劉之警濟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  
武之所致舍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  
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凶  
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  
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  
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  
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  
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

冊府元龜 忠一 卷之三十一  
惡相求其徒實繁西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箝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徒懷憤踴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旣登胡馬已肥前鋒詣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殞首謝國沒而無恨又及二都傾覆社稷絕嗣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右司

馬溫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手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翊合之功豈可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旣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心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罷而嘉焉王導周顛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網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琨爲段疋礪所害嶠表現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



慰海內之望帝然之

劉沉齊王罔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  
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  
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顥請沉爲軍司遣席  
遠代之後領留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顥遣沉將  
州兵萬人并西征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顥不  
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顥又逼奪其衆長沙王又  
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旣逼京都王師屢敗  
王湖祖遜言於父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  
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顥顥窘急必召張方

以自救此計之良也父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令七  
郡之衆及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  
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顥  
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  
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畤接戰  
夔衆敗顥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  
顥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  
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顥帳下沉軍來遲顥軍  
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顥橫擊  
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顥奇澹壯

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夜至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顓曰夫知已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齊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顓怒鞭之而後腰斬之有識者以顓于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州府元龜

州府元龜

